

英媒:中国“剩女”是成功单身女性的褒义词

最近,有关中国“剩女”现象的报道颇为盛行,原因可能在于“剩女”们刚刚经历家人亲戚纷纷拷问婚姻问题的可怕春节。

我是一名25岁的单身女性,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生活。当我遇到陌生中国人时,他们的问题似乎总是如出一辙:你是哪里人?哪年出生?有男朋友吗?得知我还没男友时,他们的反应要么是点点头,要么是迷惑不解甚至表示同情。

西方的许多报道都集中在中国社会对“剩女”的羞辱。但西方没有提及的是,“剩女”本身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词,能在不同场合使用,具体含义取决于你的出发点。“剩”也可以被理解为“胜”的谐音。有些人认为,“剩女”实际上是描述成功单身女性的褒义词。

“剩女”是现代中国的先行者。她们是城市居民,能陶醉于个人成就之中,几乎不受约束地尽享光鲜华丽的现代生活。这些女性深知社会施加的结婚压力,但她们接受过良好教育并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因此不必迫切需要嫁人以维持生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万。尽管重男轻女现象在农村更为严重,但对中国优秀女性而言,这仍是一个买方市场。那么,中国为何还有那么多“剩女”?这并非因为她们被“剩下”,而是由于“太成功”导致择偶标准较高。

父母们表示,他们希望女儿找到更成功的人生伴侣并得到对方照料。但“剩女”们确实需要男性照料吗?中国的离婚率正与日俱增,新婚姻法规定离婚后家庭房产完全归买房一方所有,而买房的通常为男方。如今的中国女性难以像女前辈那样依赖男性。

现在看来,唯一能阻止中国“剩女”增多的因素是对家庭的愧疚感。由于中国将允许20多岁的这一代生二胎,对后代的此类家庭压力可能会逐渐减轻。随着中国快速现代化,“剩女”甚至有可能演化为一个完全正面的标签。

(摘自《独立报》文/尼玛普雷顿译/王会聪)

六成受访农民工自认被城市接纳半数以上常有负面情绪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与众网联合发布的报告称,受访的近六成农民工自我认定社会地位为底层,超八成表示对未来有信心,而逾半数常有负面情绪。

半数农民工感到孤独

此次调查选择与去年相同的全国20个主要用工城市,从720万名众网注册用户中随机抽取样本,由众网众网调研中心采取电话调查问卷2011份,其中男性1434人,占71.3%,女性577人,占28.7%。

胡平介绍说,超过50%的农民工经常感受负面情绪,频率为“几乎天天”有负面情绪的比例达到12.7%,而偶尔有负面情绪的比例为39.9%,超过40%的农民工感觉到对生活、社会以及工作无能为力。就年龄而言,在16岁至24岁和25至45岁两个年龄段里,都有超半数受访者有负面情绪。

人大心理学系副主任胡平教授介绍,有57.9%的农民工自我认定社会地位为底层,其中底层层的农民工孤独、寂寞、无聊等情绪感受超过50%。

农民工希望参与社会

胡平对比去年与今年的调查数据后分析说,去年农民工觉得自己基本上被城市接纳的比例达到了70%,这一数据今年有所下降,仅为60.4%,年轻的朋友觉得被城市接纳的程度更低一点。在“对未来的信心程度”指标中,超八成的受访者表示对未来有信心,其中49.5%表示非常有信心。

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如今“收入”并不是影响这一群体幸福感的因素,而是他们需要参与,需要融入,更关注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发展,以及对未来的预期。“这些东西是新的影响因素”。

胡平建议,政府应该关注农民工的生存感受,既要满足民众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也要重视群体接纳、认同、尊重等社会性需求,同时关注农民工的社会参与需求。

她认为,要关注农民工的社会情绪,特别是关注其负面情绪,尽量消解那些不利于他们生活和工作的负面情绪,切实满足民众的基本心理需求。

(摘自《新京报》文/郭少峰 邓琦)

尘肺病矿工:不后悔拿命换儿女上学

3月19日,从四川老家赶来的蓝田忠,从房山法院执行法官手里领到了自己的赔偿款。他和15名工友在房山一煤矿工作时患上尘肺病,维权3年有了结果。

2010年,蓝田忠和15名工友,被查出患上了尘肺病,但矿也因政策原因被关闭了。3年来,蓝田忠等人一路维权,直到今年3月19日,才拿到了7.3万元的补助金。

“我认命了,但不后悔,我的命换来了娃娃们上大学的机会,至少他们不用再跟我一样了。”说完,50岁的蓝田忠,转过头悄悄抹泪。

从种田到挖“黑金”

“四川资阳老家一座座小山包,也不像北方这么干燥,地里都是稻子和苞谷(玉米)。”

没读过书的蓝田忠,形容起资阳老家,一边说一边比划。至于一家四口的三间土墙砖瓦房,他记得每间房的摆设,甚至包括院子里最鼎盛时容纳了六只小猪崽的猪圈。

这一切,在蓝田忠2002年2月至2010年4月于房山区煤矿打工时,一次次出现在他的记忆和回忆中。

铁路、国道、盘山路,蓝田忠和老乡亲们到了房山史家营乡的台西煤矿。在这里,满地都是黑色石块,爬两步滑一步。但地下深处,全是被称为“黑金”的煤,等着蓝田忠和工友们去采挖,换回养家的辛苦钱。他说,当时每天干12小时,一天能赚五六十块钱。

“你晓得那是多少钱不?”蓝田忠说起来还有点兴奋,他说当时老家种田收成好时,一年才赚千八百块钱,但孩子们每天要4.5元的餐费,一年要五六百的学杂费。他在矿上拼死干上一个月,全家一年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基本都不愁了。

遗嘱和咳出的黑痰

“只要能让娃娃从穷山沟走出去。”抱着这股念头,蓝田忠和老乡亲们基本上都死守在矿里。

一年到头,漆黑的巷道中,没四季,没昼夜。井下恒温,蓝田忠和工友每年回矿上,都只买一套秋衣秋裤,到了井下再套上头灯、安全帽、雨靴,就是全套装备。他说,反正都是大老爷们,谁也不笑话谁,到后来谁也不洗衣服,秋衣穿烂了再买一套。

井下,就是爆破、挖煤、运煤。炸点安上

炸药雷管,大伙儿躲到百米外,轰轰隆隆间煤粉铺天盖地冲过来,面对面也看不清对方。

“浑身都是煤灰,除了牙是白的,出了三天就老咳,咳出来就是一口黑痰。”45岁的赵明朝说。他生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一个小村,17岁就出来干矿工,跟蓝田忠在一个矿。他们都说,当时觉得咳一口黑痰算不了什么,别出塌方事故就行。

女人们也不想男人下井,但蓝田忠想得挺清楚,不下井一家人就没希望,“无非就是我要出事了她得咋办,但其实她一个女人家,能咋办?”

撕心裂肺的咳嗽

“医生没判死刑,管他怎样,先把娃娃供出来。”

尽管走几分钟路就经常喘得透不过气,遇到老乡晒谷扬尘他就吓得躲开,但蓝田忠坚持不治疗,只买一些简单的止疼片维持生活。他把这些年的积蓄都用在了一双儿女的大学学业上。

但不下井,种地仍入不敷出。无奈之下,蓝田忠等16名矿工联合起来提起诉讼,律师于帆以法律援助的形式义务代理此案。虽然案子胜诉,但因找不到矿主,判决给予每人8万元的一次性工伤医疗和伤残就业补助金,“成了没影儿的事。”

2011年12月27日,16人向房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官找了多个部门,经协调见到煤矿当初的实际控制人王某,其同意一次性给付80余万以解决此事,最后剩下的3万由房山当地相关部门承担。

3月19日上午7时许,蓝田忠拎着个小板凳出现在法院门口。买不上硬座,买不起卧铺,他买了张站票,又花15块钱买个小板凳,坐在车厢过道,从四川到北京,32小时的车程,他一路上都没睡。这3年间他花光了全部积蓄,还欠账3万元。北京的空气不及老家干净,蓝田忠走两步台阶就得歇一下,否则就是撕心裂肺的咳嗽。

领到属于自己的7.3万现金后,蓝田忠一把搂住了承办法官张胜利,不停说“感谢”,当他面对众多媒体的镜头时,紧张得直搓手。

铁甲时代:机器人的“生意经”



机械制造领域除用于焊接环节外,还将被用于装配、涂装、搬运等各相关领域。同时,中联重科在未来会在更多环节引进机器人作业,仅沅江工业园将继续引进搅拌筒焊接机器人、表面涂装机器人、叶片压型搬运机器人等。

除此之外,据记者了解,近期,宝马集团与全球工业机器人制造商ABB签订了2400台机器人的订单,据了解,这些机器人将应用于宝马工厂的搬运、涂胶和点焊工序。而长城汽车也已配备了1200名机器人,仅哈弗H6生产线就配备了100余台,这些机器人平均售价5万美元,大规模地采购机器人也让其生产线上的焊工人数从1300人降到了400人。

据记者了解,包括奔驰、奥迪、上海通用、上海大众、广州本田、长安福特等在内的多个国内外领先汽车制造商的生产线上都已广泛应用机器人技术。

“随着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对产品精密化要求的不断加大,富士康此次百万机器人战略,可能引发一些在华生产企业的效仿,从而掀起机器人替代人工的高潮。”机械分析人士王博说。

机器人时代来临

资料显示,工业机器人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叫工业机械手,操作各种作业;一类叫移动机器人,仿制“腿”的部分,在物流仓储中进行一些自动传输的工作;第三类叫洁净机器人,在极端或危险的环境下工作。

据记者了解,富士康目前使用的机械臂,每个成本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机器人的成本在百万元人民币以上。机械臂连续作业时间相当于工人的三倍,一旦收回



3月19日,从四川老家赶来的蓝田忠,从房山法院执行法官手里领到了自己的赔偿款。他和15名工友在房山一煤矿工作时患上尘肺病,维权3年有了结果。

还有多少蓝田忠?

“蓝田忠的身体状态还不是最糟糕的”。

关注尘肺病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项目副秘书长唐祝英说,蓝田忠的病情还停留在类似正常人长跑之后喘不上气的不适感,而最严重的尘肺病三期患者往往最后只有几个月时间,因长期缺氧造成肾脏、心脏等并发症,“一天打好几针冰冷丁止痛,晚上只能躺着或者坐着睡觉,躺着根本呼吸不过来。”

据卫生部的公开报告,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49970例,其中累计报告尘肺病676541例,死亡149110例,病死率高达22.04%。截至2010年底,我国现有尘肺病患者达527431例,尘肺病的发病率高居职业病之首。

而更令唐祝英忧虑的是,这些数据只存在于有资质、能统计的大企业,而那些缺乏监管、也无必要防护的大量小作坊,引发的尘肺病患者数量难以估量。

3月19日晚,拿到钱的蓝田忠为了节省住宿费,已决定立即返乡。

他说还没想好怎么用这笔钱,但不后悔下井。“后悔的话我两个娃娃就不可能上大学,我的命已经这么苦了,过一天算一天,只是希望我的命,能换来娃娃们跟我不一样的生活。”

(摘自《新京报》文/张媛 摄影/王贵彬)

尚德破产重整留给银行的反思

■ 余丰慧

无锡尚德近年来饱受成本费用高企、产能利用不足、负债率大幅攀升等困扰,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公司经营严重亏损,大量债务到期不能有效偿还,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

最终将无锡尚德推上破产重整审判台的是两笔债务:一笔是3月18日,尚德电力宣布5.41亿美元可转债违约,成为内地第一家在美上市的违约公司;另一笔是截至2月底,包括工行、农行、中行等在内的9家债权银行对无锡尚德的本外币授信余额已达71亿元,其中3月份到期债务中有10亿元是银行贷款,而大部分是中国银行的,此时中国银行起诉尚德逼债,是破产保护程序的第一步。这两笔已经到期和即将到期的债务直接将尚德逼向破产绝境。

从全球大气候看,光伏产业等新能源概念化炒作太厉害,使得各国企业盲目上马,造成全球新能源产业非理性竞争,出现产能过剩,给这个新兴产业带来经营困境。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企业一窝蜂涌向一个产业的情况屡屡出现,使得国内新能源竞争更加混乱不堪。同时,国内光伏产业遭受欧美双反制裁,生产经营雪上加霜。

从尚德内部管理看,过度贪大求全、不顾自身实力盲目扩张,在2005年底到2008年短短三年间,尚德产能从100多兆瓦一路猛增至1000兆瓦,由业内新兵跃升至全球第一。同时,决策上屡屡失误损失惨重。在盲目扩张和投资屡屡失铤中,尚德自身并没有多少自有资金,几乎全部用的是银行贷款和发债筹集。

仅3月份需要偿付的债务就高达45亿元,其中此前已经宣布违约的5.41亿美元的可转债最为迫切,还有以中国银行为主的贷款10亿元。尚德无奈只有宣布破产重整,这些贷款如何归还呢?《破产法》规定债权按以下顺序清偿:(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银行债权列为第三项,不排除最终形成贷款坏账,出现金融风险。从现在看,银行贷款出现风险是一定的,只是坏账多少的问题。

尚德破产使得银行巨额贷款出现风险,对银行和监管部门来说不是没有教训的。曾几何时,在光伏产业概念化炒作下,在尚德创始人的忽悠下,9家银行蜂拥而至,为尚德提供巨额贷款,可以说,从这一刻起风险就已经开始预埋了。如果不是尚德能够这么轻易从银行获得贷款,拥有如此充足的现金流,说不定就不会盲目扩张。9家银行同时对一家企业发放巨额贷款,本身就暴露出银行业管理上的严重问题。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屡屡发生,银行业不能不深刻反思。

从银行监管上来说,漏洞是明显的。尚德资产负债率一个时期已经超过81%,为何还在发放贷款呢?银行是如何自律的,监管部门又是如何监管的?

企业在“兴旺”时,银行一窝蜂将贷款送上门;企业一旦稍有闪失或者出现问题,银行又蜂拥而至上门逼债,甚至将企业告上法庭,就是还有一线希望复活的企业也被银行逼到绝路。这充分暴露了我国银行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尚德破产,71亿元银行贷款面临风险的教训非常深刻,希望商业银行和监管层能深刻反思,汲取其中惨痛教训,并引以为戒。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

(摘自《福布斯中文网》)